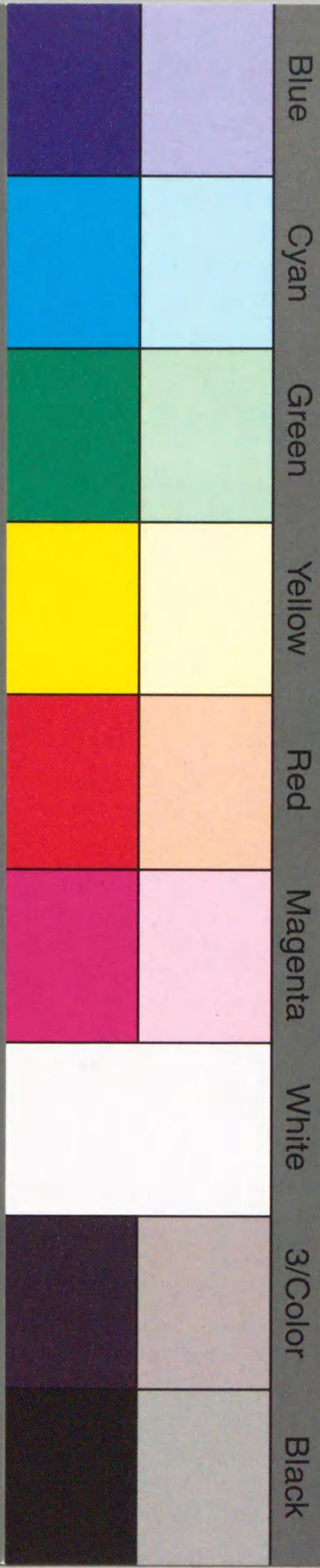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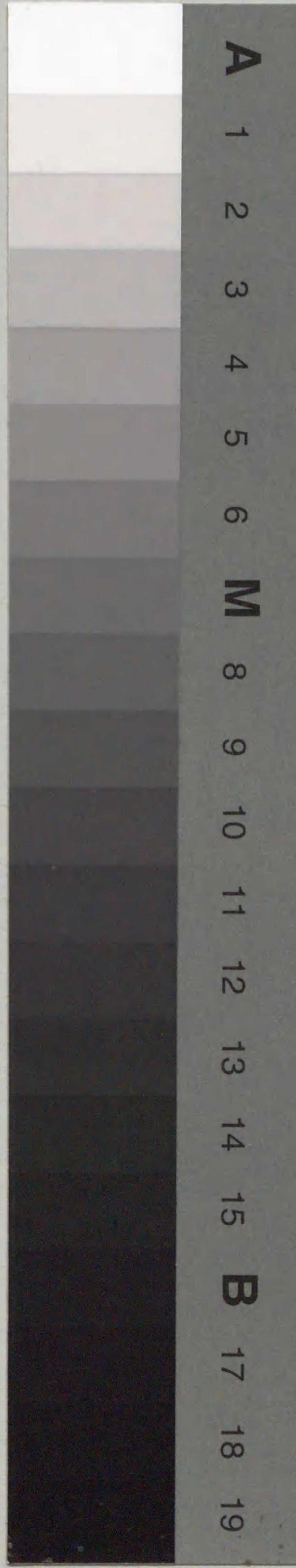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W489
34
92W53235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川上廣樹纂評

十三

W489
34



92W53235



註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三

蘇軾子瞻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川上廣樹纂評

上梅直講書

聖嘆云無因無由忽
歎周公此為天奇
山陽云悲周公之不
遇者周公以後千余
年間唯東坡一人其
才之美恐亦不愧姬
且流亞
又云孔子是主周公
是客却以客先提然
後及主後而主客錯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
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
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
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
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
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
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二十三

綜愈出愈妙是蘇家
秘法宜乎歐九讀之
爽然自失也
聖嘆云空中忽然綴
臆而談勇周公優孔
子豈不大奇
山陽云樂富貴兼貧
賤以一而字聯合兩
句對待變化此法自
戰國策來蘇家每用
楚材云欲寫其得見
先寫其不得見文勢
開拓

山陽云入實事如與

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周公之賢以管蔡之
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
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載
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
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
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
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
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
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
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載不自意獲在第二
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

冒論不相干涉讀者
亦為之擔憂讀至一
朝為知己忽覺敘實
句句皆活動

疊山云自任亦不小

山陽云堰入一層問
梅公之樂文氣豐厚
是養局法也

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
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
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
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
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
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
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
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
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見富貴不足重而師友以道相樂乃人間之至樂
也周公孔顏憑空發論以下層次照應空靈飄灑

山陽云入實事如與

鹿門云文瀟灑而又

思多與緊

同人云先將聖賢師友相樂立案因說已遇知梅公之樂且欲聞梅公之所以樂乎斯道者最占地步最有文情

東坡文之以韻勝者

蘇詩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二十三 鹿門云文瀟灑而又思多與緊 同人云先將聖賢師友相樂立案因說已遇知梅公之樂且欲聞梅公之所以樂乎斯道者最占地步最有文情

答李端叔書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為久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

山陽云譬喻妙妙在隨筆出之不費思此這翁獨擅技倆晚村云頓挫曲折又云此段言過重其人

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無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迹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羊裘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眾只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為實能之故詭譎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

山陽云又一警隨筆
出之

晚村云此段言過愛
其人

鹿門云頹然自放

晚村云總承前二段
山陽云又一警隨筆
出之然前二警各一
事此層出三物不用
意而變

然世人遂以載為欲立異司則過矣安論利害攬說
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
足為損益載每怪時人待載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
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
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津
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
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
瘦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適居無
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
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
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

又云重門深鎖無尋
處唯有碧桃千樹花
可以形容此段

鹿門云看此等畫長
公據几隨手寫出者
却自疎宕而深取

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
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此東坡先生傷弓之言也後歸於莊生之旨勿認
為牢騷玩世

晚村云率爾作書章法如是整齊然極不易識

而世公不識其意以為其不識人其不識人其不識人

答張文潛縣丞書

載頓首文潛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

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
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
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久深不願人知之其
文如其為久故汪洋濔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
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
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
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
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
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
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
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蕪此則

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
陋欲稍變取士法持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
秋學官甚美僕者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
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
如聞君作大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輔如毛民鮮克舉
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醉
來人求書不能觀縷
好入同己自是私心王民用入亦然不止文章也
小小短札見當時文體政治之壞謂此文為游戲
者甚勿以知文許之

鹿門云子與荆川嘗
力稱子由之文自不
易得而子瞻亦云如
此

與謝民師推官書

軾受性剛簡。學迂才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蓋如故。幸甚。過望。不敢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

山陽云。與昌黎答李翊書合讀。可悟古人作文之意。

晚村云。即前段之反面。

山陽云。昌黎措每每屈指於揚雄。司馬相如。而不知洛陽少年。余每讀不平。及讀坡公此書。乃拍案呼快。

春山云。精金本作積金。依諸本改之。晚村云。數賜見臨。及示詩文。蓋望聲價于坡公。故以此意收結。

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此者甚眾。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不肖之輩。亦復效顰。貶揚以伸屈賈議論千古。前幾行雲流水數語。即

鹿門云此書所論文然却是蘇長公文章本色

晚村云論文到精妙處亦唯東坡能達

謝舉廉字民師臨江人父懋叔坡弟世充同登進士時人謂之臨江四謝公與書九三皆北歸時

東坡自道其行文之妙○前幾年有鉅公某專取不可解之文支離杜撰天下從之靡靡向風如漂鬼國此又揚子之罪人也

與李公擇

某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

山陽云此公本色如普端叔交淺言淺不

可認為實然

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僕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為詬病也

倘當時宵小見之必云此老倔强猶昔不願

此公文章集卷之三

山陽云蘇文忠作范
文正公集序如何下
筆乃開闢自其童時
聞名壯歲不得見叙
起妙小題大做人
知之此大題小做也

西仲云八歲知何敬
愛矣

范文正公文集序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
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
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
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
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
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
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
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
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
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

又云後四人又轉入
范公一人語語自恨
却有自負意

山陽云此坡翁所以
大題小做也

又云收拾前面然後
說出大體筆態落落
大方真大家手段

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令丞相堯夫又
六年始見其叔彞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
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為序又十
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
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
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
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
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
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
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
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

西仲云已上叙公立
功皆出素定非無本
之功可知
山陽云以今字一轉
轉處不費力

西仲云已上叙公立
德皆本天性其為文
非無本之文可知

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
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
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大夫
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
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
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
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
之才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
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
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
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

山陽云據公本欲引
有德者有言便結忽
覺此結唯結文正之
德未結文正之功故
憶及戰則克語隨筆
再引双関收上不復
置掉尾此等無法之
法唯老坡為之

西仲云欲言歐公之
文有關於世道恐人

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為歐陽公作序應從道德立論為范文正公作序
應從事功立論各有專屬不似近人文字將道德
文章事功一齊稱贊漫無歸着也後半說范公之
文一本於誠故為有用之書此即修辭立其誠意

六一居士集序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眾人疑焉孔子曰天之

以為過譽故劈頭說此三句以下文為証

鹿門云反覆痛快

山陽云而字蘇家慣用字法

又云不已誇乎長公句法

鹿門云蘇長公往往空中生情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揚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揚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佞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是也方秦之味得志

西仲云已上叙文章有關於世道收束言有大而非誇之意鹿門云歐陽公却出賈誼上

山陽云以上往復起伏一篇精神已盡于此故下面不免衰頹

確士云唐憲宗後至宋仁宗二百餘年諸本三百誤

也。使。復。有。二。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揚。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滅。於。申。韓。哉。由。是。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鼂。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

西仲云伏下師友淵源所自句

鹿門云須從此處感

西仲云已上叙歐公斯文之功在天下有關於世道歸之天意所使所謂言有大而非誇也

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能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固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

山陽云頭重脚輕之病雖披義不能免此後學所當為戒也

荆川云體大而思精議論如走盤之珠文之絕佳者也

鹿門云蘇長公乃歐文忠公極意門生此序却亦不負歐公

山陽云公作集序總不及若歐此篇為歐作集序宜屬其極力苦思之筆而不滿人意余不敢雷

源所自復知講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棊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名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楊墨申商若莊佛氏俱為王氏新學作影新學之熾幾與楊墨申商等禍相埒因歐陽子書存而天下猶知準的不至潰敗决裂則其有功聖學由韓孟氏以達於孔子者信而有徵矣第認為推尊座主之文母乃譏言

同昔人滿口頌贊也

確士云湯厲也揚善故有子安世雄州太女擬易求名而無其實故無子其實雄之失行在為莽大夫竊虛名猶未也

鼂君成詩集序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

山陽云起處結構嚴整莊重而入題去乃以能詩與君子人兩意成波瀾他人必不知此超脫

又云雖如撤去本意而其實不知二字乃辭其名之換面轉頭

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鼂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遊三年知其為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旨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滋味難知蓋其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為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歿由此觀之非獨吾不

異言厚牙八家之言

者故血脉未嘗斷也

山陽云歸入起處之意不費力

又云引一典貼襯本意不知此則頭重脚輕矣

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為久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為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其實而離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邵為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邵。邵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為漢中守。而邵猶為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有實辭名是主意。達賢蔽賢只作陪說也。因其子補之之請。無中生有。得此反覆紆曲之筆。經營布置無限苦心。

韓魏公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以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載聞而笑之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

晚村云韓進一句。如鋒恰對。山陽云有此纔可誦。

卷之三十三

山陽云無足惟者以前妙以下無甚奇

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大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疆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

晚村云樂大地位自高擬之本不容易

又云點出醉字又進一解
山陽云非獨云云然此一句不可收拾
晚村云以竊比之意作收又見魏公謙光之美

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托。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邠。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

樂府詩集卷之二十三

山陽云此下本集有作記之由此本刪去乃不為文

鹿門云魏公勳名本勝樂天故文不譽而思特遠

晚村云順題不得反題不得此處當玩其立言之妙然唯魏公庶足當之無愧色 山陽云荆公目此篇為韓白優劣論吾不能不左袒之

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推贊魏公都酬應語耳。文將韓白之彼此有無互相比較。而歸本於兩賢之所同。則筆墨所到皆成波瀾。煙雲矣。歐陽公畫錦堂記。純乎實說。未免遜此風格。

李氏山房藏書記

晚村云提起吸盡通篇之意

山陽云惟書乎三字收上生下一字千金

又云引三典尤切於書妙在簡捷是用典之法也。使曾子固為之則數百言亦已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聘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讀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

晚村云此段何哉嘔
嘆意多

山陽云上言少書此
言多書以何哉頃折
故對股不方板

又云余猶及見云云
將及今事故擡出改

端文有波折其實一
段耳

晚村云此段何也詰
問意多

山陽云又以何也結
之不說破其故留下
文餘地此文品也

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眾紙與字畫日趨於簡
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
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
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
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
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遜於昔人而後生
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
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
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
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以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
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

晚村云照前用之不
辭取之不竭

山陽云而書固自如
也云六一語忽拗折
歸入篇首之意此仁

者之心也一語結了
悠然有餘韻他人必
不能如此結了此文

品也
又云此段一篇餘波
而風韻姿致全在此

晚村云只是有書要
讀之意然若老實說

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
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
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
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
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
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
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
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藏書以遺來者固仁者之用心東坡拈出此旨以
警學者亦仁人之心也文律關鍵緊嚴又其餘事
○近代藏書家厭常喜新每求僻簡斷編七略四

便是腐頭中氣妙在何哉何也而故作疑惟醒問之辭令人自警悟鞭策後邊此書公釋類之學者賴

之即予亦且將類之收拾包裹甚緊山陽云惟書乎句以前一意以後至此又何也句又一意此仁者之心也句以前與廢有益乎句以前二段各一意皆照應篇首而題腹論講之意猶欠收拾故於末尾而行補豆之文法固匪無滲漉又見表裏變化處

庫所不列者訖為秘函其實前賢所不暇觀者也讀李氏藏書記并及之以告天下之好新奇而棄樸學者

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

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以瘵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元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

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以瘵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元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

山陽云笑曰云云有
此纔可稱長公文

又云達識名言居然
不朽余未能至此地
位自知其病而莫之
能醫也

又云起結並不如墨
寶堂記之超脫取此
舍彼沈更之意如何

有惟恐其失之人情今亦捐棄矣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
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
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
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
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
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
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
居攘去膏梁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
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
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
病也

荆川云墨寶堂與此

二篇皆小題從大處起議論有箴規之意焉 鹿門云有一種達人風旨然地位不如荆公多矣
山陽云此篇雖有贈友人語之語險迕畢露非坡文之至者余不甚喜也

自是達人之言必謂是諷晉卿轉熾粘滯

眉州遠景樓記

山陽云當時蜀人世
以為狡悍難治如張
幸崖以善治蜀稱則
時論可見三蘇嘆慨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
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
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

日久故少公蜀論亦言其意而長公因得樓記之請詳叙今疏鹿門云冷語

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種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畏信者二

又云序得燮漫

山陽云此文要觀易治易事二意無對伏痕跡處又云此處出易治字

又云智字不知之誤又云不知者以為難治其實易治也暗伏易治字

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為入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智者以為難治令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

山陽云此處出易事

鹿門云纔有收拾
山陽云收繳全篇筆
力萬斤

又云引古語為游術
執後及已所以錄之
意文勢豐厚

鹿門云又有尾聲

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
日與賓客僚吏遊處其上載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
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
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
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
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焉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
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
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
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
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邱布衣幅巾從

山陽云結處風韻絕
世其實自昌黎滕王
閣記來以全篇結構
各殊故無踴襲之嫌
耳

荆川云此文造意亦
奇更不在作樓與遠
景上說

鹿門云遷客思故鄉風致婉然

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
愛尚未晚也
既去鄉久不應向樓之風景着筆猶昌黎作新修
滕王閣記通篇以未得造觀為主閣之風景不
描寫也只詳叙風俗之美而黎侯之治可以想見
此作者極造意處

凌虛臺記

西仲云此物理之嘗
然者
山陽云起事自意外
落筆突兀之甚
又云儲在陸評此段
為宋派先獲我心
西仲云追叙無臺之
景况
山陽云形容妙與下
山踊躍而出皆非予
瞻不能言真仙人口
吻

臺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載。復於

西仲云此叙有臺之後景况通篇全把凌唐二字衍出人都不覺
山陽云括出全題於此故不致是學文者所當知也
許穆堂云曠遠中隱寓譏諷
山陽云一篇生色在此他日作超然臺記亦有類此一段蓋自史遷周紀武王營洛語來子瞻平生所喜爾
又云而況於此臺歟

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屋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臺。

一句頓落歸入本題

山陽云又起前語勢

再以而況成章

西仲云人事得喪當

身變易不常比臺之

廢興成敗尤速

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發明廢興成毀湍瀾洄洑感慨歎歎後歸於不朽

之三不止作達觀曠識齊得喪忘古今也楊升菴

謂是譏太守文儲在陸又謂是宋人習氣俱未必

然

鹿門云蘇公往往有此一段曠達處却於陳太守少回護
糖堂云臺名凌虛文亦步步有凌虛
之勢後于廢興成敗特寄感慨寓規勉意作結尤見古人立言不苟
山陽云此篇自歐公峴山
亭記真州東園記等立思而別出一機軸駕而上之子瞻此時二十七八而波瀾老成如此宜乎
老歐畏之所謂自今十餘年人不復說老夫者真矣

超然臺記

商侯云臺名超然故

以凡物二字起皆有

句觀四字是大智慧

眼

西仲云樂字一篇之

綱

山陽云是坡翁一生

水領故言之玲瓏透

徹如此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

者也鋪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

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

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

者有盡美惡之辯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

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

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游於物之

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

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駭

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闔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

喻眼界之小正見不能超然處

西仲云樂形於外則其中可知

山陽云見非故意構作者

又云登樓吟眺乃見超然意鋪叙宏麗有韻有調讀之乃遍不

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把菘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脩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廬敖之所從適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

厭節奏全在乎而其三字上

高侯云看他叙四時只十三字

西仲云應首段醉飽四句以明苟有可觀皆有可樂之說

又云點出臺名作結抱前一絲不漏

山陽云至末尾乃點題然後兩句掉尾通體皆動

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

黃石齋云不惟文思溫潤有餘而說安遇順性之理極為透徹此坡翁生平實際也故其臨老謫居海外窮愁顛倒無不自得真能超然物外者矣不得所樂雖窮奢極欲皆不自滿足之境能遊於

荆川云前發超然之意後段叙事解意兼叙事格

鹿門云子瞻水色與凌虛亭記並本之莊生

山陽云極閑澹之意極偉肅之文

物外則窮居疏食皆樂意也此莊生達觀之見猶且無入不得况有味於孔顏之樂者耶○通篇含超然意未路點題亦是一法○登臺四望一段從習鑿齒與桓秘書文脫化而出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

西仲云因水遷居因遷得地因地為亭

又云已上記放鶴亭來歷下文全在山人身上生發議論

鹿門云論得超脫穆堂云忽發奇論為山人占地文

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俛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必

鹿門云非坡翁胸襟不能為此言

山陽云題日是放鶴亭記却把酒為個陪客兩意對絕佗人為之如何收到於鶴上今全不置結於對絕最末為一掀翻勢因以為結放蕩之甚

此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姪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歛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

鹿門云疎曠爽然時少沈深之思

穆堂云退之送李愿掃盤谷序通首載李愿之言而未云昌黎韓愈聞其言而杜之冷然作結此但告以隱居之樂而以山人曰有是哉輕輕收住同一作法

山陽云敘事空闊清曠非坡公無此草氣

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插入飲酒一段見人君不可留意於物而隱士之居不妨輕世肆志此南面之君未易隱居之樂也中間而况于鶴乎一句玲瓏跳脫賓主分明極行文之能事

山陽云敘事空闊清曠非坡公無此草氣

山陽云体面好

晚村云此駁虛

西仲云疑得似有理

山陽云石字鐘字一

順一逆此文章定法

晚村云此駁寔

西仲云疑得似有理

上是人之疑在物形

上論此是自已之疑

在命名上論

晚村云先了李渤之

陋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水經注已明但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予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予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硃硃然，予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

鹿門云奇氣

晚村云以下補酈元

之簡

山陽云無此一段文

字無色態濃厚處

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夫不肯夜泊對照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予方心动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予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

晚村云始判斷

西仲云就聲音上照

出古人以石鐘命名之故與上文獨以鐘名句相應
晚村云解剝前一疑且有自矜所得之意
西仲云雙結篇首二說

鹿門云風旨亦自水經來然多奇情之興
牧齋云中段欲言水晚村云此翻案也李
奇致古今絕調

聞殆與予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芥子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予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記山水并悟讀書觀理之法蓋臆斷有無而或簡或陋均非可以求古人也通體神行末幅尤極得心應手之樂

石之聲先將三項描寫起此文情也昔嘗與鄧左之論之今知之者鮮矣
翻酈蘇又翻李而以已之所獨得詳前之所未備則道元亦遭簡點矣文最
註點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三終

山陽云蘇公下篇首一筆時推賢而畫可想見

又云借孔孟言是林西仲亦云然其意謂此語在韓公承當不起焉耳余謂是道學者流之見也坡翁之意直指韓公也

又云傳說上而字一水無之似是又云蘇文似湖於此等處見之

註點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四

蘇軾子瞻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川上廣樹 纂評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待生而

聖嘆云紀新席下忽

作辯難筆華如杜全
是一氣所行

山陽云設問答為一
翻跌振起全勢其實

地精神貫融結構匪
密諸家評此文多謂

其漫無統紀未深考
耳

又云公昔騎龍起得
突兀奇如非坡翁誰

能道出一歌雖摹韓
其飄逸清雄處是自
坡本色

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載曰不

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

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萬悽愴若或見之辟

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

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

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

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

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逐李杜來翱翔汗流籍湜

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得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

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

蛟。鱷。如。駢。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操。

牲。雞。卜。羞。我。觴。於。粢。芻。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

翩。然。被。髮。下。天。荒。

朱子云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

百十遭忽得匹夫兩句下面只如此掃去

文亦以浩然之氣行之故縱橫揮洒而不規規於

聯絡照應之法合以神不必合以迹也○前一段

見參天地關盛衰由於浩然之氣中一段見公之

合於天而乖於人是所以駁斥之故後一段是潮

人所以立廟之故脈理極清○吳門惠仲儒學士

視學廣南教士人以經史之學凡六載士風丕變

文今舍文而稱詩何
也或曰碑文已稱文
故詩稱詩以相濟也
是言似得之然韓之
詩豈足參李杜哉况
與其文較輕重猶紗
燈之於鳧鐘也

山陽云文澹泊故以
奇麗配之碑乃覺不
索莫

疊山云後生熟讀此
等文章下筆便有氣
力有光彩

介軒云通篇歷叙文

今朝人祀於韓山位在趙德之次見吾吳有入而潮人之能不忘所自也附識於此

公一生道德文章功業而歸本在養氣上可謂簡括不漏至行文之排宕闊偉即置之昌黎集中幾無以辨此長公出力模寫之作 聖嘆云此文於先生生平另是一手大約凡作三段一段冒起一段正叙一段辯廟段段如有神助 鹿門云予覽此文不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朴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

二田云曠括趙疏為叙最古潔

西仲云先撰出疏請之事作案流涕句伏下行道傷嗟慰答民心二句山陽云先言燕穢不治之不可所以不可於下面見之然於叙事中見之妙

又云以上叙錢氏始末簡括六一先生吳越世家不下方餘言被門生敷衍文括盡了宜乎有放出一頭之言

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燕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

西仲云此段言錢氏當五代之世不肯自帝一方以榮爛其民故為德之原山陽云甚厚甚大二段總於叙事見其所以厚大未唯各以一句着議論

又云甚厚甚大而今墳墓不治如此甚不可庸華必為數千百言張膽明目的議論今開闕引寶融一典曰甚非所以勸獎忠

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全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醜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跡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寶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嗟傷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

臣云云仍前以一句着議論

又云以下處置未亦曰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唯一句議論又云是表忠觀也然而一篇唯把趙靖獻疏是觀所以建總結三字曰制曰可則見觀之建建於天子之手蜻蜓點水手段

二田云領局八句地與人双舉又云四句誌有國

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吳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曰。日月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

二田云八句表形勝表氣概

又云八句累禁勅順

又云八句滯朝澤綿

又云八句頌本事婦

美帝命勸忠得體結四句垂訓

迂齋云發明吳越之功與德全是以他國形容比並出來方見

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珠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因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我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表其功表其德無非所以表忠也直叙趙清獻疏而系以銘點竄之功曾異司馬子長邪荆公謂其似史記秦楚之際諸侯王年表洵然

朝廷坐收土地不勞兵革知他是全了多少生靈來墳墓上尤切意在言外文極典雅鹿門云通篇以疏為序事之文絕是史遷風骨山陽云此篇在蘇文中別是一種出色不着議論純用敘事脫盡宋人氣習明王李諸人開口輒稱太史公有此等文字否又云序文雄麗渾雅銘亦絢爛奪目如大海龍宮珠璣金玉不測蘊底西漢以下不見儔匹如昌黎諸碑猶見刻削痕似輸此豐厚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人自重耻言人過小國無事四譯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

二聖由能用司馬公之故寬寬說來奉詔作文自應如此昌黎奉詔作亦然

晚村云逗出天意又云自起首直下至此絕一頓山陽云篇首自天下大治亂處叙起然後入題極奇變極正大

荆川云前段說上之信順尚賢此却轉到司馬公身上說下晚村云說公天相處却都是鋪寫人心歸向之意文勢波動雲涌

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羗元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

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渺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

山陽云以自見聞者言最親切有味

荆川云叙事錯綜

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
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
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
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
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
得行衛士見公擊跪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
遼夷狄在其中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
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
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
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
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

晚村云自公以文章名世直下至此終一頓
又云轉出公德之誠
山陽云以上司馬公最不可及處獨提出之其餘不必言是省文法

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奠者蓋數萬人而嶺
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
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
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
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
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
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二德克享
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
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久而人死之者誠
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

山陽云而况公乎是坡公慣用手法以上加序論以下如傳荆川云以上議論以下叙事

山陽云舉平生大節極簡括嚴核可見筆力

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况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歷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

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為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眾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

荆川云以前以言叙以後以行事叙

山陽云宋晦卷與門

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遷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諡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

人評此文以手橫在卷上曰以上自一篇文字以下自一篇文字蓋言此段然篇首以上與太后用司馬公起而此處又申言後又以既全方異對縮則前後未當不聯絡也晚村云此段結到神宗是坡公巨筆乃一篇精神聚會處

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柏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概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為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况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

山陽云前面引易引書以誠一等立說並非本色末以高觀大為證乃其慣家而精彩倍出全神在此道學先生必誹為雜

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精神在此至為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為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

又云此段併詩如論贊

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維何太師温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己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於途我耕於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鷲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

荆川云長江一瀉萬里而波瀾曲折自有妍姿真文人之豪也鹿門云此碑記乃公應制者較公所為司馬公狀似不能盡所欲言然行文持略矣晚村云文章無意思不能曲無氣不能直此文千里一曲非坡公不能山陽云是蘇公大手筆而其苦心亦甚蓋行狀墓表既已盡之矣以議論起以議論結異樣筆墨不許庸人評說

知公於異識公於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方來同薦於清廟神考之功鹿門謂子瞻不長叙事不得太史公法門以入手寬緩中間夾入議論也然此文奉詔作則推原君德歸美先帝乃為合格况既有狀志事跡亦可從略烏得以尋常法繩之司馬文正不大用於神宗而委任於二聖父子繼述之際殊難立言文中謂神宗之不用正以留詒後人真有回幹大造之妙或云子瞻因二聖撤金蓮燭送歸院時所言中有感觸歸美神宗此又淺之乎窺子瞻矣

日喻

鹿門云相形晚村云設喻之妙從南華經來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入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習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

確士云王安石以經術取士似高於詩賦矣及致之於用一無實得此求道而不務實學也設喻痛加針砭

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皆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未嘗見而求之人是一意不學而強求其得是一

鹿門云公以文點化人如佛家參禪妙解

晚村云前段言道之不可求後段言求之當以學而皆喻言之然前段從喻入正後段從正出喻便兩喻相承而不排

意前後兩意俱用設喻成文妙悟全得莊子愈淺近言道愈明所云每下愈况者耶

墨山云首截托物發端以稼喻人才稼之美者暗指有養之人而稼之不美者暗指

稼說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

無養之人

常美少糝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
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鉏艾相尋
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歛
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
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
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
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克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
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
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
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蚤得與吾
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蚤也吾今雖欲自以

為不足而衆且安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
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
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
語之

成才在乎能養而養之實全在務學求養而不務
學猶欲歲取十千而無墮田之本也喻意說明正
義自見與日喻篇同一作法

迂齋云結尾兩句非
特見朋友相切嗟之
意亦且知古之昆季
其相勉厲也蓋如此
鹿門云即本於學有
見

華亭云此文因送張
琬而作大約琬多不足于養故坡翁以此規之其朋友兄弟之相砥者如此所以名益盛而學益
進

重提剛仁單就語十
二人證之為給乃不
合掌

山陽云以上人猶能
言至世乃曰太剛則
折以下數句非坡翁
不能言益見實見實
論一句一折如短兵
挫敵所當皆破

又云上患不剛耳坡
翁其與巖路困頓以
終其身然曰折不折
天也則知其安而不
如此

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特。
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
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
者。言。非。謂。仁。者。之。勇。也。柔。者。人。之。得。此。也。是。以。身。得。此。是。
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為。
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
二。事。遺。其。子。總。勸。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舉。二。事。以。概。其。生。平。其。得。與。於。仁。可。知。矣。議。論。矯。
然。筆。力。蒼。然。

悔也如此人品如此文品宜其卓絕千古 鹿門云公晚年歷世故多故為言
如此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
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
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
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
中。滯。來。日。也。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
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
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
天。與。久。兼。盡。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
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况自畫
其所見者乎

即莊子腰忘帶足忘履意得其解者自遇之未又轉出道藝相兼使學者知所從入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

山陽云形容妙然晚近渴蘭人作畫有此趣南宗不取也

影逆來順往傍見側出橫邪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

舉三畫而他可類推道子之畫子瞻之評唯聖神於此藝者能之

山陽云不獨畫品詩品亦可判雅俗于此矣

書蒲永昇畫後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流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筆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蒼黃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

又云非坡翁不能形容至此所謂兔起鶻落少縱則逆者意翁作文亦然

自黃居寀兄弟李懷瓘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予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永昇同年而語也

活水死水可悟行文之法中蒼黃入寺一跋尤能狀出神來之候蓋古今妙文無有不成於神來者天機忽動得之自然人力不與也

方山子傳

鹿門云一篇領袖
山陽云少時云云伏

鹿門云俠氣未除
山陽云筆墨瀟灑處
是其本色非故意模
史遷者
又云不先點姓名結
構奇處全在於此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閭里
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
不遇晚乃遜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
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
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
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
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
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
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
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

鹿門云本設緊要事
即叙得澹宕有神
確士云前吾故人句
內已拿此一段文字
矣得此追叙見隱人
亦非枯槁寂寞之人
作法之妙不可思議
山陽云而豈山中之
人哉是坡翁常調然
以此句融混叙議如
伯夷傳因此觀之然
邪非邪蓋神合也
又云文如游龍在雲
中乍現乍隱究不露
全身所以為妙

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一矢游西山鵲
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
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
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
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
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
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
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
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生前作傳故別於尋常傳體通篇只叙其遊俠隱
淪而不及世系與生平行事此傳中變調也寫游

俠須眉欲動寫隱淪姓字俱沈自是傳神能事

鹿門云余特愛其烟波生色屢徃性能令人涕洟 又云奇頗跌宕似司馬子長 晚村云陳季常非真隱者其隱亦俠之變相耳坡公於此意能傳之而不露 山陽云東坡自謂軾雖能言語於史事不是當行家後人亦服其議論不稱叙事然如此一傳可謂得龍門神髓矣

亡妻王氏墓志銘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六月甲午殯於京城之西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

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于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交母既嫁事我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從軾官於鳳州軾有所為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慎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鏡其去人必速已而果

晚村云哭其私

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忤忤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

朝無君子斯文失傳為天下慟也叙兩世見知於公哭其私也未語收拾通體而情韻幽咽自然惻惻感人

迂齋云摸寫小人情狀極其底蘊介甫門下觀之能無怒乎然歐陽之存心其關於否泰消長之運如此非坡公筆力不能及也

鹿門云歐陽文忠公知子瞻最深而子瞻為此文以祭之涕入九原矣

